

中国最美[®]大学 The Best Beautiful University in China

厦 门 大 学



厦大往事

Memories of
Xiamen University

朱水涌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最美的大学·厦门大学

The Best Beautiful University in China - Xiamen University

厦大往事

Memories of
Xiamen University

朱水涌 著



20世纪50年代厦门大学全景（绘图）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厦大往事/朱水涌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615-3856-2

I. ①厦… II. ①朱… III. ①厦门大学-校史 IV. ①G649.28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4188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00 1/16 印张:17.25 插页:4

字数:230 千字 定价: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大的风景

(自序)

无论你是站在宏伟的上弦场眺望大海,听燕子声声,看风帆争流,还是漫步于幽雅的芙蓉湖畔,感受椰树下绿茵上晨读的诗意,倩影对对,或者是踏着绿荫筛选的阳光走进“情人谷”,领略碧水翠峦山风,静思默想宇宙苍穹,你都会由衷地赞叹:太美了,厦门大学!当年鲁迅就这样告诉他的恋人许广平:“这里背山面海,风景佳绝。”但你又分明感受到这佳绝的风景不仅仅是温馨,不仅仅是南国四季的绚丽,它还流淌着一股足于让人怦然心动的血性。像所有的名校一样,厦大有属于自己的永恒风景,这种风景与一个人的生命连在一起,厦大人亲切地称这个人为“我们的校主”。

“我们的校主”是厦大人最尊敬最有凝聚力的话语。无论在校园内校园外,也无无论在故园在异水他乡,只要你是厦大人,只要你说起“我们的校主”,就会有无数无数颗赤诚的心连在一起跳动,你就不会寂寥孤单,你的心中就会升腾起一种久违的激动和力量。“我们的校主”是陈嘉庚,在天上他是一颗星,在地上他是一位拄着拐杖永远在厦大校园里行走的老人。

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刚刚踏进 20 世纪的门槛时,在海外奋斗了 20 多年的陈嘉庚,便怀着一腔家国之思,开始实现他那建立庞大教育王国的梦想。那时,中国正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文化启蒙,实业救国,乡村建设,人们在寻找着屈辱民族走向复兴的拐点,陈嘉庚则坚信:“教育乃立国之本。”

一个有着伟大梦想而又敢为梦想泣血践行的人是足于彪炳千秋的。从 1893 年开始,陈嘉庚就把海外生意场上打拼而得的积蓄,一次次携回祖国,犹如痴绝的精卫,衔着一块块五彩





石，日日不歇地在故乡垒起了一座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和专门教育的集美学村。然而他又深知道，能“使我国得以与世界各强国居同等之地位”者，还在于能创造“最新最完善之文化”的大学。1919年，他患当时尚属致命险症的阑尾炎大病，大病中他甚至为自己立了遗嘱。但当他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时，生命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创办厦门大学。那一年，他抛离家小，托付产业，尽数带上企业红利，从新加坡回到故乡，为创办厦门大学奔走呼告。令人意想不到的，陈嘉庚生命中这个热乎乎的胎儿，却遭到厦大筹备委员之一的蔡元培的反对，蔡元培是当时教育界一言九鼎的人物，他主张厦大“不宜速办”。但陈嘉庚是闽南人，闽南人来自中原，血脉里流淌着黄河的骨血，黄河奔流不回头；闽南人面向大海，胸中翻卷着天风海涛，天风卷起千重浪。陈嘉庚对蔡元培的回应是，“当此风雨飘摇之际，国势岌岌可危之时”，创办厦门大学又“岂能久待”；他想望着厦大“为吾国放一异彩”，相信“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1921年4月5日，厦门大学成立，成立大会上悬挂的是陈嘉庚亲自敲定的四个大字——自强不息。那一天，参加大会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很是感慨，他说：“中国人人能效陈君之公，则救国何难之有。”

沧波万里，精卫鸣叫，陈嘉庚说：“厦大既办，当成南方之强。”他要厦大“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建成一所“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的现代中国大学。反省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和世界从海洋开拓出来的现代道路，厦大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海洋学系；为了“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陈嘉庚不惜重金聘请，任国内外群贤备至，百川交汇；从“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出发，厦大继北大、清华之后建立了国学研究院。我时常想象校主当年的身份，是商人，又何来如此高远的文化境界？是教育家，又何来如此巨资创办中国南部的教育王国？倘若是两者集于一身，那它们的凝结点又在何处？

我没有找到答案，我只知道，当陈嘉庚公司濒临倒闭、现实无情地要他在建设厦门大学与拯救嘉庚公司之间作出抉择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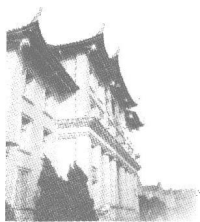
他做出了“宁愿公司崩盘,不能停办厦大”和出卖大厦办厦大的壮举;当国民政府要把厦大更名为福建大学时,他将拐杖指向当时主掌教育部的陈立夫和主掌参政院的孔祥熙,他说,无故将厦门大学改为福建大学,“疑政府将步甲午故智,如台湾之放弃”,言语之重,令四座目瞪口呆,厦大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唯一没有变动过校名的名校。卖大厦办厦大的壮举,放弃的是陈嘉庚新加坡的三栋别墅,留住的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座青山;厦大更名的风波,保住的不仅仅是一个校名,更是厦大自身的生命。这是一种胆略,一种担当,它何止是商人或教育家的身份所为,而是一个民族血的蒸汽和一个伟大生命的喷薄。

厦大有芙蓉湖,湖面如镜,四季波光潋潋,绿茵碧水的温馨让人流连忘返;北大有未名湖,一水幽长,四季湖色鲜明,一塔一水的刚柔让人想到燕园的厚重。厦大人自己说,当北大的未名湖掀起历史激浪时,厦大的芙蓉湖才泛起一池春水。从民族危亡到民族振兴,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转折,几乎都与北大学子的时代脚步相关。厦大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厦大人不像北大人那样时常会在历史运动中担当先锋的角色,但那“一池春水”下依然涌动着一股由校主传承而下的民族血性,一种已经内化于每个厦大人灵魂的敢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精神个性。正是这种精神个性的一以贯之,才使偏居东南一隅的学府,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各个风口浪尖,有着属于自己的光荣与希望。

昔日,在抗日烽火中内迁山城长汀的厦大,抒写的是“未到‘最后一课’”仍要“加紧研究学术和培养技能”的悲壮。校长拆毁自己乘坐的轿车为师生发电,师生在艰难困苦中铸就“南方之强”的辉煌,硝烟弥漫,弦诵不辍,恰恰是在烽火岁月里,厦大蝉联了全国大学生考试的两次第一,以至于国际友人十分惊讶这种战场与大学并存的奇迹,称厦大为“加尔各答以东第一大学”。

如今,在全国高校强强联合的挑战中,厦大又敢以“不求最大,但求最好”的自信自立于中国高校之林;在全球化竞争潮流席卷之下,敢于敞开精神个性,坚持走精英教育之路,在国家





“211”、“985”重点建设的道路上，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创新了一个又一个先进的教学科研与办学成果，以陈嘉庚“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的豪气与血性，朝着建设世界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奋然而前行。

我很想淘洗出芙蓉湖春水下那股涌动着的**精神血性**，是**自强**？是**坚韧**？是陈嘉庚的“不甘居人下”？但这样的概念又很难说尽一个“沛乎塞苍穹”的血肉之躯。我只记得，当年王亚南校长在福州街头遇到邈邈的陈景润，他知道这位学业优秀的厦大学子竟然不被原单位器重，便愤然把他带回厦大，然后再送往中国科学院，最终使陈景润成为摘取哥德巴赫皇冠上明珠的数学王子；我还知道，与厦大一水之隔的台湾，是由于“厦大六君子”在交通、IT、能源等领域的创新，才引发了台湾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建设起飞的大潮。厦大有一对生命科学的父女院士，两代人一生在生命最微小的细胞上耕耘不息，女儿院士对学生说：“要做学问，你就不要理睬传媒、记者。”厦大有一位人文学者，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座破祠里发现了一箱明清时期的民间契约，那些被尘埃封存的纸条却成了这位学者眼中的宝贝，从此他沉潜其中，在发黄的纸堆中开拓出了“俗例证史”的世界史学新路，创立了一个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国家重点学科；厦大还有一个拥有 9 位院士的化学学科团队，这个团队的奇迹不仅仅在于创造了一个个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还在于他以无形的精神和力量，影响与造就了一个国家杰出青年创新研究群体，从这一批批厦大人的身上，人们可以感受到厦大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独特风景。

厦大成立时就高悬着一口大钟，90 年来，风风雨雨，花开花落，这口钟发出的声音一直陪伴着厦大的成长年华。今天，很多很多大学都把古老的校园钟声换成了现代的铃声，厦大却依然敲着这口钟召唤着师生们上课下课、奋斗休息。钟声悠悠，延绵不断，苍茫浑厚中“校主”的声音在领着万千厦大人歌唱：“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

2011 年 4 月

目 录

厦大的风景(自序)

第一篇 校主建校的那些日子

一、陈氏宗祠的锣声	(1)
在父亲倒下的地方创业	(2)
在生育自己的故乡兴学	(8)
痴绝的精卫	(11)
二、创办厦大“岂能久待”	(16)
叶渊的忧虑	(16)
陈嘉庚与汪精卫	(19)
“敢做敢担当”的闽南人	(23)
三、校址演武场的风雨	(28)
第一块奠基石	(28)
“演武”争夺战	(33)
“蛋还未孵就先数鸡”	(35)
四、校名坚守的风波	(38)
从私立到国立	(39)
张伯苓的那次欢迎茶会	(42)

第二篇 校长的那些事儿

一、四个月的首任校长邓萃英	(49)
没有挂出的总统题匾和对联	(50)





不被采纳的校舍设计	(55)
校长与校主的那份纠葛	(57)
二、“止于至善”的校长林文庆	(60)
新加坡的“一驾马车”	(61)
由同情康有为、跟随孙中山到执掌厦大	(68)
“自强不息”与“止于至善”	(74)
建立国学院的欣喜与烦恼	(82)
蔡元培信中的“嘉庚鱼”	(98)
三、烽火硝烟中的萨本栋校长	(102)
科学家、男宾相、运动员与大学校长	(103)
不到“最后一课”弦诵不辍	(109)
钱、小车与人：萨本栋治校二、三事	(119)
四、人民大学的校长王亚南	(126)
一生手不释卷的学者	(127)
《资本论》的首译者与“中国经济学”的奠基作	(133)
人民大学校长的教育情怀	(138)
王亚南与陈景润	(145)

第三篇 “南强”作家的道道风景

一、厦大时期的鲁迅	(156)
恋爱中的鲁迅	(158)
“月亮诗”风波	(168)
鲁迅与顾颉刚	(172)
徘徊的寻路	(181)
二、林语堂的来去	(188)
大师的厦门情结	(189)
从北京到厦大	(194)
三、山城中的现代派施蛰存	(202)
“防空洞事件”	(203)
图书馆的收获与闽山闽水的体验	(206)
四、烽火中的抒情诗人林庚	(211)

艰苦中的诗意栖息	(211)
学术的耕耘与收获	(217)
五、台湾三位文艺家的厦大生活	(220)
王梦鸥的厦大热血生涯	(221)
姚一苇的厦大起跑线	(226)
骑着自行车上学的余光中	(231)
六、多舛的命运	(237)
因笔名而罹难的徐元度	(237)
特殊身份的彭柏山	(240)
傲气逼人的李拓之	(243)
七、郑朝宗：敢有豪情继严林	(245)

附录 厦大文本

筹办厦门大学演讲词	(248)
记厦门大学开校式	(249)
本校五周年纪念会之演说辞	(253)
勗勉同学词	(255)
《唯力》创刊号献词	(257)
怎样做一个大学生	(259)
参考文献	(264)
后 记	(266)



校主建校的那些日子

“我们的校主”是厦大人最尊敬最有凝聚力的话语。无论在校园内校园外，也无无论在故园在异水他乡，只要你是厦大人，只要你说起“我们的校主”，就会有无数无数颗赤诚的心连在一起跳动，你就不会寂寥孤单，你的心中就会升腾起一种久违的激动和力量。“我们的校主”是陈嘉庚，在天上他是一颗星，在地上他是一位拄着拐杖永远在厦大校园里行走的老人。

——题记

一、陈氏宗祠的锣声

1919年7月13日下午3点钟，位于厦门岛上浮屿的陈氏宗祠传出一阵响亮的锣声，人们立即意识到，又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

在闽南的传统社会里，人们聚族而居，宗祠坐落于每一个乡村每一条街衢，一姓一祠，那背后隐藏的是血缘与那块土地的亲缘关系。作为中国传统家族制的具体象征与家族组织的核心，宗祠不仅是供奉祖先牌位、祭拜宗族先人的庄严之所，又是执行族规家法、举行家族盛宴、决策家族重要事项的神圣庙堂，敬宗收族，繁衍发展，一座小小的建筑物在文化中所发生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世界上是极其少见的。尚且闽南宗祠那小小的空间里，一直回响着中原文化南移的强大足音。从西晋永嘉之乱开始，历经盛唐戍闽到12世纪宋室南迁，这800年间



的沧海桑田，闽南这块土地接受了数次中原大规模的移民高潮，形成了以中原族姓而居的景观，这块山海交融的土地，既流淌着中原文化的主导血脉，也活跃着因为边陲和大海造就的蓬勃的文化生命，家族文化的印记不仅滞留于本土的土地上，而且一直伴随着闽南人闯荡世界的脚步，越洋跨海走出国门，走向南洋各个国家，家族的纽带甚至比中原更为牢固紧密。在近代历史上，当漳州的月港悄然衰落下去的时候，厦门港蓦然上升为中国东南的重要港口，而成为开拓这个近代重要口岸的主要力量，则是来自厦门岛外同安的“陈、纪、吴”三大姓，三大姓割据地盘，各占码头，也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宗祠，浮屿的陈氏宗祠便是厦门口岸陈姓人祭拜与议事的主要殿堂。

然而，人们万万没有想到，1919年7月的这一次陈氏宗祠集会，却远远超过了陈氏子孙繁衍天演的范畴，发起这场集会的陈姓人，他要宣告和讨论的是一件关乎八闽前途与中华民族图存的大事，聚集在陈氏宗祠的人，则是厦门的官绅商学各界人士。当时又有谁会想到，东南海隅这座小小祠堂传出来的声音，后来竟写就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辉煌一笔。

这个发起人就是陈嘉庚。



○ 陈嘉庚青年像

在父亲倒下的地方创业

公元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生于集美一座闽南普通民居里。集美早年是一个小渔村，属福建省同安县管辖，这个渔村是个半岛，三面环海，位于浔江出海口。传说中集美半岛就是一条龙的龙头，龙头伸向浩瀚的大海，两侧的鳌头屿和宝珠岛便是这龙的眼睛。陈嘉庚出生的那一年是清同治十三年，日本进犯借琉球船民事件向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派军进犯台

湾,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北京条约》,赔偿白银五十万两,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地。生于祖国内忧外患历史中而又落地于“龙头”的陈嘉庚,后来自然会给以龙为图腾的华夏子孙们带来很多的惊奇和想象。

从出生到 16 岁那年,陈嘉庚一直生活在故乡的土地上。少年陈嘉庚与伙伴们一起讨小海,一起参加田野和滩涂上的劳动。9 岁那年,他走进南轩私塾,跟一个叫陈寅的老先生读《三字经》和《四书》之类的古书。陈嘉庚后来在《南侨回忆录》中写到: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文字既深,塾师又不解说,数年间绝不知其意义,就学虽多,识字却甚少。私塾的旧式教育给少年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所以当他后来决意在家乡兴办学校时,他提出要选择学贯中西的教师,要设立学以致用的课程。



○陈嘉庚的诞生地——集美颖川世泽堂

和当年的闽南华侨家庭一样,陈嘉庚的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和母亲孙氏的抚育下度过的,他在母亲身上,吸取的不仅是闽南女性的柔肠慈爱,而且还有那“金钱如粪土,撒播才有用”的侠胆大度。10 岁那年,也就是 1884 年(清光绪十年),福建发生



了一场重大的战争。那年8月，法国军队的战舰突袭了福州马尾港，把晚清政府辛苦建造起来的福建水师打得七零八落。马尾海战引起全国的震惊，也深深地刺激了这位已经懂事的男孩的心灵。后来，陈嘉庚亲笔记下了这样一份《帝国主义侵华年表》：

一八四零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英国来攻海口。

一八四二年与英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及赔款英国。

一八六零年俄又因调停英法事，复迫割乌苏里江以东之地。

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割台湾及赔款。

一八九五年德国因山东曹州教士案，占胶州湾及山东铁路权，并许可开采各矿产。

.....

这是陈嘉庚心里的一笔账，是他心灵里一份痛苦的历史记忆，也是华夏子民一份痛苦的历史记忆。正是这份耻辱的记忆，催促着中华民族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在挣脱耻辱、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前仆后继，奋斗不已，有像谭嗣同等六君子那样为了改变封建政体而血染都门者，有像孙中山那般高举共和旗帜、虽屡战屡败却依然屡败屡战奋斗不止的革命者，有人倡导实业救国，有人主张教育救国，有人高呼科学救国，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知识分子则举起思想启蒙的大旗，从开辟新文化、拯救人的灵魂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呼唤。陈嘉庚原本是向往着实业、教育并举的救国之道，他想望着办“师范学校之训练学生，俾将来回国可以发展胶业”，但后来则坚定地走向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道路。他说：“振兴工商业的主要目的在报国，但报国的关键在提倡教育。”由此抱定了“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不死信念。

1890年，16岁的陈嘉庚遵照父亲陈杞柏的意愿，从厦门太古码头登上“美丰号”轮船，离开故乡，前往新加坡学习经商。这一年，从厦门口岸出洋的中国人多达7万人，其中大多是闽

南人。闽地属丘陵地带,平原甚少,闽南沿海的土地更是缺乏和贫瘠,淡水资源相当稀缺,在以农业作为人的生存最主要方式的农耕文明时代,闽南人虽然还以捕鱼和滩涂养殖支撑着自己的生活,生存还是极其的艰难困苦。陈嘉庚就亲眼见过家乡的一次惨景。那一年,闽南发生大旱灾,农田颗粒难收,而且灾情还带来了瘟疫流行。集美村陈氏宗族 30 余家 100 多口人,有一半人被活活地夺走了生命。正是如此艰苦的生存环境,逼迫着生活于大海边的闽南人向外开拓自己的生活世界,从 16 世纪开始,闽南人就漂洋过海前往南洋各地闯荡,在异国他乡谋求新的生存和发展。晚清以来,集美陈姓族人就有不少人背井离乡,踏上异国的土地。陈嘉庚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陈杞柏已远在南洋的新加坡,经营着米店和黄梨厂等生意,是陈家到新加坡创业的第一代人。

扼守着马六甲海峡咽喉的新加坡,由于“大英帝国缔造者之一”的莱佛士的发现,19 世纪便开始飘起“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那时华人就占了新加坡总人口的 60% 以上,街上跑着上海造的人力拉车,走着身穿长衫马褂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陈嘉庚刚到新加坡时,父亲把他安排在吊桥头 21 号的顺安号米店,协助族叔经营、记账。后来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里回忆起这段日子,他说自己在顺安米店“守职勤俭,未尝妄费一文钱”,“终日仆仆于事业”,未曾让父亲生气过。

三年后,即 1893 年,20 岁的陈嘉庚奉母亲之命,从南洋回集美完婚,娶板桥乡秀才之女张宝果为正室。这次返乡,他在家乡集美住了一年多,临别时,他拿出 2000 元,为集美社办了一所“惕斋学塾”,“惕斋学塾”兴办时正值甲午海战爆发,原本比日本强大得多的清政府北洋水师,却在甲午海战中被迅速壮大起来的日本海军打败了,于是,陈嘉庚将自己出资兴办的第一所学堂取名为“惕斋”,意在警醒父老乡亲不要忘了甲午战争的教训。这是陈嘉庚在家乡兴资办学的开端。

结婚后的陈嘉庚开始担当起陈家家业的重任,那几年,他几度往返于厦门与新加坡,在厦门购置陈家房产,料理母亲的丧事,又亲眼看到沦为万国租界的鼓浪屿上万国旗帜飘拂,厦



○1894年陈嘉庚在集美创办的第一所
学堂“惕斋”学堂

门港洋兵洋舰横行。在那个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年代，每一个丧权辱国事件的发生，每一寸华夏土地的丧失，都会是插在生活于海外的中国人心头的一把刀，尚且是国难往往就连着家祸。1903年7月，陈嘉庚第四次从集美返回新加坡，此时他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利债苛刻、房产跌价、家中族叔染病、家庭中有人舞弊，父亲的产业连遭不幸，米店和黄梨厂等生意已亏欠了20多万元。第二年，父亲陈杞柏在万般无奈中宣告破产，陈家数十年的艰辛一时化为乌有。

家业的瞬间崩溃，对刚刚踏上而立之年的陈嘉庚自然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毕竟是条闽南汉子，他决意要在父亲倒下去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1904年，陈嘉庚与人合伙买下父亲的日新黄梨厂，后又自己建立了新利川黄梨厂，开始自立门户撑起一片实业天地。1906年，陈嘉庚32岁，他遇到一个叫黎特利的英国人，得知橡胶业有发展前途，便用1800元向一个叫陈齐贤的商人手里买下1.8万粒橡胶种子，种在自己的福山黄梨园

中,首次进入橡胶业,这1.8万粒种子,后来就成了陈嘉庚建立起庞大橡胶产业的先驱。1908年,陈嘉庚还清了父亲的巨额债务,以“守信如潮”的声誉,赢得了新加坡商界的尊重与拥戴。到1925年,陈嘉庚已拥有1.5万英亩的橡胶,开办了系列橡胶制品厂,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了英国垄断资本在橡胶业的垄断局面,成为当时无人不知的“南洋橡胶大王”,与此同时,罐头生产、船舶运输、米厂食品业也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并形成了“守信”、“诚毅”的企业精神,信誉日著,事业日兴。

就在陈嘉庚进入橡胶业的那一年,孙中山领导的第8次起义失败,他从法国到日本,途经新加坡,6月,又从日本来到新加坡,在晚晴园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选厦门人陈楚楠为会长,创办了《中兴日报》宣传革命。1909年,经林义顺介绍,35岁的陈嘉庚认识了孙中山。孙中山屡败屡战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乃需努力”的精神,在这位正在寻找救国之路、自信自强的华侨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1910年春天,陈嘉庚和胞弟陈敬贤同时剪掉长辫,一起加入同盟会,他宣布将自己产品的商标全部改为钟牌,借以向世人敲响革命警世钟,并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上签名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有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有渝此,任人处罚。”陈嘉庚后来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清末国势衰弱,余深感弱国之痛苦,总理倡



○孙中山与新加坡早期同盟会会员合影